

唐 代 别 集

沈 津

明铜活字印本刘随州集

《刘随州集》十卷，唐刘长卿撰。明铜活字印唐人诗集本。清王振声校并跋。半页九行十七字，细黑口，左右双边，单鱼尾。二册。无序跋。

长卿，字文房，河间人，开元二十一年登进士第，曾任长洲县尉，因事下狱，两遭贬谪，量移睦州司马，官终随州刺史，故其集称刘随州集。

是书卷一、二为五言古诗，计六十八首；卷三七言古诗，计二十九首；卷四至六为五言律诗，计一百九十八首；卷七、八为五言排律，计五十首；卷九为七言律诗，六十四首；卷十为五言绝句二十三首、六言律诗五首、七言绝句三十六首。总计四百七十三首。

按长卿集有十卷、十一卷、十二卷之分，十卷本最早有宋刻本，题“刘文房集”，然今仅存六卷。《四库全书》所收为十一卷本，较此本多文一卷。然以此铜活字本所收诗与明弘治十一年李纪刻十一卷本相核，刻本收诗四百九十二首，较活字本多出十九首。又二本编次不同，如活字本卷一第一首为《湘中纪行五首》而刻本却入卷四，作《湘中纪行十首》，活字本佚去《湘妃庙》、《斑竹岩》、《洞山阳》、《云母溪》、《赤沙湖》五首。

明铜活字印唐人诗集，传世极为罕见，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征求意见稿，国内仅存《陈子昂集》、《孟浩然集》等七种。原北平图书馆藏多种唐人诗集之活字印本，今皆存台湾，见《台湾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者，即已达二十七种之多，此《刘随州集》亦在其中。万曼《唐集叙录》载是集云：“再有一个明活字本，止诗十卷，不载其文。”又云“江安傅氏曾用以和临洮本勘过，并云颇有异文可取，第属分体编次，已非宋时旧第。馆臣认为编次丛脞，古近淆乱，不知此正唐集原来面目也。”

王振声跋云：“刘随州集，明刻有十一卷又外集一卷者，最为赅备，然编次清整则不及是刻，独惜其一作字尽行刊去，因以十一卷出校，录于上下方，以资参考。旧有丹笔录钟、谭评，不知出自谁手，而前后有乐安、孙氏潜、潜夫诸印记。潜夫，吾邑国初时人，喜校书，有冯已苍、陆敕先诸先生风，藏书家往往有其遗墨，不独汇校《水经》见称赵氏一清，传播艺林也。此评疑即潜夫所录，然其时蒙叟方掎击钟、谭，潜夫独不之信，何耶？抑余尤有感焉。尝见潜夫假校寒山赵氏宋刻残本《论衡》有云，时海寇至京口犯金陵，迁徙纷纷，余独挥毫不辍，其勤如此。而全谢山题汇校《水经》，莫能识其里居，一分孤寒，毕生研讨，不附青云之士多至姓名湮没，是则可为浩叹者已。咸丰己未天中节，文村老民王振声书于守一处和之室。”又卷五末有“咸丰戊午季夏挥汗校，文村居士记”，卷十末“咸丰己未天中节校毕”。按振声，常熟人，字宝之，道光举人，精音韵之学，晚好桐城书，渐入宋儒，有《归文考异》、《文村诗古文稿》。振声疑是书朱笔为孙潜所为。潜，字藟园，一字节生，又曰知节君，常熟人，喜藏书，校书甚多。笔者尝以馆藏潜校书数种为之相核，字体绝不相同，可证是集非潜所校。

钤印有“孙潜之印”、“乐安”、“潜夫”、“曾在沈芳圃家”、“曾在海隅沈氏希任斋”、“希任斋秘籍”、“铁如意

斋”、“诗外珍藏书”、“非昔居士”。

明正德刻本杜工部七言律诗

《杜工部七言律诗》二卷，唐杜甫撰，元虞集注。明正德三年（1508）罗汝声刻本。半页十一行二十一字，白口，双鱼尾，四周单边，下有刻工。四册。前有正德三年新安郑庄序，末有永嘉黄淮后序。

郑序云：“邵庵虞先生法朱子诗传而注释之，仅一百五十篇，皆律诗也，不凿不泛，深得其旨，惜乎未及其多也。四方学者如景星庆云，皆欲争先而快睹，虽已梓行，而售者极少。罗君汝声尝以孝友尚义名于乡，其于子美素所羡慕，特发其囊篋所蓄，命工绣梓，盖将以广其传，暴白其心于后，使学者不惟欲其有所自得，而且欲效其为人，不以颠沛流离而忘乎世，其嘉惠之心不亦至耶？呜呼！圣门之才多矣，惟商赐可与论诗；杜诗之注多矣，惟邵庵之注独得其妙。由此观之，则子美之诗非邵庵固不足以明，邵庵之注传之不广，又何以知其学之博而识之深者耶？是知邵庵之注固有功于杜，而汝声之梓行又有功于邵矣。愚也识浅才肤，固不敢妄以序，而于汝声之好事则不以泯，故僭以识其岁月焉。正德三年戊辰七月吉旦，新安郑庄书。”检《新安志》不载罗汝声其人。

杜集元代有虞集、赵访注本，而通行者以虞、赵二注本为多，如《杜律二注》、《杜律五七言》、《赵虞选注杜工部五七言近体合刻》等。虞注杜工部七言律诗二卷本，明代所刻有朱熊刻本、邓秀夫刻本、冯惟讷删刻本等数种。此罗汝声刻本传世或仅此一帙，周采泉《杜集书录》虽有著录，然误作北京图书馆藏，查是书《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并未著录。是书注者虞集，乃后人之托名，《四库总目提要》及《菽园杂记》皆有述及。

刻工为黄琼、仇才、黄嵩、黄龙、黄旻、黄文迪、中、通、

青、虎、良、顺、林、学、正、向、永、玉、海。据序和刻工，此本当刻在新安。

清莫友芝批点本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

《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十二卷，清方世举考订。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德州卢氏雅雨堂刻本。四册。清莫友芝批点，王秉恩批校并跋、王文焘跋。

世举，桐城人，字扶南，一字息翁，博学笃行，不求仕进，好为诗，晚年注韩诗，酷嗜其体。此编年笺注，方氏以为“注而不笺，则非子夏三百篇小序之旨，又不得孟子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之义”，但笺必须编年，“年不重编，诗终多晦”。因此“一一考诸史，证诸集，参之旁见侧出之书，以详其时，以笺其事，以辨诸家之说”。卢见曾序云：“扶南老矣，将售是书以为买山计。余既归其贄，且付欷歔”云。

莫友芝，乃近代西南著名之学者、书法家，在目录学、版本学之贡献可见《宋元旧本书经眼录》、《邵亭知见传本书目》等，后者在当时即为访书者奉为津梁，而售书者则挟目而为轩轻。此笺注为莫氏所批点。王秉恩跋云：“此独山莫邵亭先生手点本，哲弟芷升教授所赠者，诗与注均已加墨，前辈读书不苟如此。雪岑记。”

王文焘跋云：“此书原为独山莫氏藏籍，光绪初元芷升太姻丈夫子文焘启蒙师赠家大人者。钤有某府儒学印及“郎岱厅学正钤记”。儒学印，府名漫灭，存划又不似遵义、思南等字（遵义为莫犹人教授所官，思南则芷升师由郎岱学正所升任者），未敢臆定。郎岱厅学正为芷师所补官，藏籍中故多钤之。又有“莫五”白文长印、“子偲”赤文长印、“茈泉莫友芝读本”赤文长印、“莫友芝印”白文方印、“则心第五”白文四格方印，皆钤第一册卷首各页。又有“双麕山樵”者，白文方印，“莫友芝”

双螭环侧白文方印，钤封面下方。又每卷目录首叶钤“余事作诗人”白文方印。每册末钤“归愚识夷塗，汲古得修綆”赤文方印，是皆邵亭太姻丈之私印也。自首迄尾，圈点整齐一式，间加眉评，又以它本校此，多诗二十余首，另纸录目冠端，足徵读书之勤与宝爱此书矣。家大人游黔时，撰修本黔记略，芷师适掌教南城书院，亦预修官书役，故过从极密，赏奇析疑，时以图籍互假，读校赠答，此书其一也，大人志之册端，尝携自随。丁未、戊申间，大人自廉钦道改组，因羊城楚生姻丈适得黎二樵评昌黎集，持以见示，大人以另纸逐录评语，存去集中，今春重易书衣，文焘恐浮签易迭，命工装治，置诸各卷目后，是书又与莫氏增一重缘矣。邵亭徵君藏书，凡碑刻十载前已鬻于肆，去秋楚丈亦归道山，藏书千六百余种亦散出，闻黎评昌黎集则尚存在也。独山莫氏，原籍金陵，明季仕黔，遂家焉。自犹人教授太夫人以朴学名西南，郑珍、黎庶昌皆及门，哲嗣邵亭、芷升师、善徵三太姻丈接踵健兴，名儒循吏，炳耀南天。曾文正爵相所撰犹人教授墓表，张廉卿裕钊撰邵亭徵君墓志，详述靡遗，足千秋矣。楚生姻丈棠，为犹人教授之孙，善徵大令祥芷哲嗣，邵亭徵君友芝、芷升师庭芝之犹子，随官江南，宗仰世父书法，收藏步趋法则，困滞棘闱，乃筮仕粤东，历任韶州、琼州等府，储书富有，多名籍秘本。辛亥后归江南，卜居金阊，南中大吏多旧交，尝以榷税事任之所得，仍以购典籍书画古器物，去秋归道山，莫氏学派与长物尽散出归他人矣。徵君南游后，所得书钤印与黔中异，此书所钤各印外，间罕有知者，故详识之。己巳二月清明，华阳王文焘识。”“按儒学印为安顺府，芷升师曾兼领之，故并钤之。立夏日又识。”

王秉恩，字雪澄，晚号茶龕，四川华阳人。同治十二年中举，随父宦黔，参军幕，叙功以知县用。张之洞督两广时，调入幕府，协创广雅书院、广雅书局，后历充署理潮州知府、廉钦兵

备道、广东巡警道等职。辛亥革命后，寓居沪上，鬻所藏古器书画以食，精目录校勘，有《平黔纪略》等书。

文焘，秉恩子。据文焘跋，莫棠去世当在1928年，所云黎批《昌黎集》，不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征求意见稿著录。

清雍正抄本皇甫持正集

《皇甫持正集》六卷，唐皇甫湜撰。清雍正蒋氏 赐书楼抄本。半页九行十九字，左右双边，黑格，框外有“赐书楼钞”四字。无序跋。

湜，浙江淳安人，字持正，元和进士，仕至工部郎中，与李翱、张籍齐名。从韩愈学古文，文章奇崛，流于险奥。钱遵王尝云：“孙可之得文章真诀于来无择，来无择得之于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于韩吏部退之，斯文自有真传。”

皇甫集版本存世最早之本为宋刻本，今存北京图书馆，《四部丛刊》曾据以影印。明代所刻仅存二种，一为正德十五年皇甫录世业堂刻本，传世亦罕；一即明末毛氏汲古阁刻《三唐人集》本，清代似无单刻本，仅有抄本流传。

卷一赋文、二论序、三制策、四书、五记、六杂著诗。杂著诗末二首为“题浯溪石”、“石佛谷”，为《四部丛刊》本及汲古阁本所无。毛晋跋曾云：“尝见浯溪诗一篇为元结而作，其辞云……。此诗乃评论唐人文章风格，殊无可采也。”然查《元次山集》，不见有此“浯溪诗”。按皇甫集中无诗，诗见于世者，仅此抄本后所附之二首，或湜另有诗集，然今已不传矣。

赐书楼为蒋杲藏书楼名。杲，长洲人，字子遵，号篁亭，灿四世孙，何焯弟子。康熙五十二年进士。富藏书，历户部郎中，出知廉州府，年四十九卒。有《挹秀集》、《于京集》。此集即为蒋杲家抄本，字体工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征求意见稿著录此书有“蒋杲校”，然遍翻全书，不见校字。

是书末粘有小笺，云“钞本皇甫持正集，行款与毛本合，中间点划间存古体，亦与毛本合，惟卷末多诗二首，每卷前添一子目耳，疑即从毛本抄出。汲古刊本风行寓内，而钞手又是乾隆间人笔墨，不解何谓。子清仁兄启事。文田启。”按笺内称子清者，即朱徵，仁和人，字子清，学勤之子，好聚书，有《结一庐书目》，光绪庚寅病歿。文田，当为李文田，广东顺德人，字仲约，号芍农，咸丰进士。

铃印有“西圃蒋氏手校钞本”、“□集斋”、“结一庐藏书印”、“仁和朱復庐校藏书籍”、“徐乃昌读”。

清初影宋抄本张司业诗集

《张司业诗集》三卷，唐张籍撰。清初影宋抄本。清刘位坦跋。一册。半页十行十八字，左右双边，白口。前有张洎序。

籍，字文昌，原籍吴郡，少时侨寓和州乌江，贞元进士，历任太常寺太祝、水部员外郎、国子司业等职，世称张司业。籍为诗长于乐府，多警句。白居易尝读其集，赋曰“张公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词，举代少其伦。”王荆公也有绝句云：

“苏州司业诗名老，乐府皆言妙入神。”

张洎序尝云：“自皇朝多故，荐经离乱，公之遗集，十不存一。予自丙午岁迄至乙丑岁，相次缉缀，仅得四百余篇，藏诸篋笥，余则更俟博访，以广其遗阙云耳。”此集上卷收五言律诗一百十五首、五言绝句十八首、五言排律九首；中卷收七言绝句九十四首、七言律诗七十五首；下卷收古诗八十五首。共计三百九十六首。

司业诗集有八卷、七卷、六卷、五卷、三卷之分。七卷本仅见《新唐书·艺文志》及《崇文总目》，五卷本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流传较多的则为八卷本和三卷本。八卷本所收诗词、乐府等共四百四十五首，多出此本四十余首。清黄丕烈尝跋

旧抄本八卷本云：“三卷中诗，此皆有之，而诸体中间有多于彼者，此所以为胜也。”清陆貽典云：“宋刻张司业集有二，一本八卷，一本上中下三卷，而要以八卷为胜，百家唐诗中所刻一卷仅三卷中之下卷耳，其为可笑如此。”

据万曼《唐集叙录》，清顾氏试饮堂曾藏一宋刻三卷本。以此影宋抄三卷本校《四部丛刊》八卷本，可正八卷本之误字多处，如五言今体“送边使”，八卷本作“送远使”；七言律诗“送从弟彤东归”，八卷本误“彤”为“删”；“赠赵将军”一首，误“军”为“事”；七言今体“送辛少府任乐安”，误“乐安”为“安县”等。今宋刻三卷、八卷本均已佚去，仅有清初影宋抄本流传，亦续宋刻一线之延。

刘位坦跋云：“司业集按四库书目云，传世凡三本，一为张洎编，一为汤中编，一为明张尚儒编。张尚儒本凡诗四百四十九首。张本、汤本，河间纪文达公皆未及见，而约略计之，曰张本凡八卷，与汤本、张尚儒本不甚相远。此盖据崇文总目称为七卷，今作八卷也，岂知此张洎本实止三卷，凡诗三百九十六首乎。是本为汲古阁毛氏所藏，又为司业最初编，葺世无刻本，宜珍重什袭之。大清道光甲辰年正月初八日，大兴刘位坦识。”位坦，字宽夫，大兴人，藏书极富。

钤印有“毛晋私印”、“子晋”、“海虞毛晋子晋图书记”；“长白毓本务旃父读书印”；“朱学勤修伯甫”、“修伯珍藏图籍”、“修伯过读”、“修伯秘藏”、“结一庐藏书印。”

明抄本薛许昌诗集

《薛许昌诗集》十卷，唐薛能撰。明抄本。半页九行二十字，蓝格。卷一第一页题“许昌军节度使检校礼部尚书薛”。前有张泳序、陆荣望跋。

能，汾州人，字大拙，会昌进士，咸通中以监部摄嘉州刺

史，累迁至工部尚书，为政严察，绝私谒，癖于诗，政暇日赋一章。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于能叙述颇详。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是书最早有宋刻本，今已不传，清丁丙藏一抄本，《善本书室藏书志》云：“有集十卷，宋咸平癸卯刻于三川，凡四百四十八篇，枢密直学士尚书刑部侍郎知益州张泳序。”“此本凡二百三十篇，绍兴元年山阴陆荣望选录也，有后跋，毛氏汲古阁曾刻之。”毛氏所刻即为《唐人八家诗》本，毛扆曾据宋本校过。

此明抄本卷一、二、三、七为五言，卷四至六，八至十皆为七言。细审此本，无论字体、墨色、用纸，均早于汲古阁本，二本相校，卷数虽同，然编次改易，如汲本卷十《春日北归舟中有怀》、《初发嘉州寓题》则见此本卷八。又篇名也有不同，如《赠欢八娘岁善吹笙》，汲本作《赠欢娘》；《宿仙游寺望月生峰》，汲本易“仙”为“山”；《送禅僧》则改“僧”为“师”。汲本中《昇平词十首》（末一首），《惜春》、《天际识归舟》、《寄河南郑郎中》、《送人自苏州之长沙县官》、《黄河》、《西县作》数首为明抄本所无，而明抄本《斜道中作》等则不见汲本。又此本凡讹字皆用白粉抹去，个别处也有漏补，如卷四《春日重游平湖》中“离人忽有重来日”一句，佚去“离”字。然二本互校，各有佳处，如卷三《戏题》一首，末句“思家不是梦，北会胜高堂”，汲本“家”改“惟”字，“北”易“此”字。

钤印有“皇清官舍”，“顾肇声读书记”，“读有用书斋”“百耐眼福”。

明初刻本贾浪仙长江集

《贾浪仙长江集》七卷，唐贾岛撰。明初奉新县刻本。沈曾植跋。半页十行十八字，黑口、四周双边、双鱼尾。无序跋。卷末有“奉新县刊”四字。

岛，范阳人，字浪仙，初为僧，名无本，后去而举进士，累举不第，生诽谤谪长江主簿，时称贾长江。会昌初，以普州司仓参军迁司户，未受命卒。岛每岁除夕，检一年所作诗，祭以酒脯，曰劳吾精神，以是和之耳。“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即其名句。

是书最早有宋刻本，为十卷。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有《贾长江集》十卷，云“今遂宁刻本首载大中墨制云……。”清毛扆曾据宋本手校明末毛氏汲古阁刻《唐人八家诗》本。据清黄丕烈《蕘圃藏书题识》，贾集宋刻七卷本曾藏扬州阮元家，半页十行十八字，为书棚本。今宋刻十卷本已佚。

明代所刻有七卷、十卷之分，七卷本以此奉新县刻本为最早。卷一为五古、二三为五律、四为五排律、五为七律、六为五绝、七为七绝。此刻今存四帙，余三帙藏南京图书馆、吴县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十卷本则有明嘉靖二十九年蒋孝刻《中唐十二家诗》本及明末毛氏汲古阁刻《唐人八家诗》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为十卷本，收诗三百七十九首。

是刻字体古朴，纸墨颇旧，为明初所刻，然篇中讹误甚多。奉新，明清皆属江西南昌府。傅增湘曾于常熟丁秉衡处见过此刻，为丁丙八千卷楼旧藏，傅氏有跋作为洪武、永乐间所刻，然跋不见《藏园群书题记》，丁氏藏本今在台湾中央图书馆，著录为明初刻本。查《藏园群书经眼录》，载有是书，却著录为明嘉靖刻本，一人一书之鉴定，竟大相径庭，或其先后鉴别不同耳。

沈曾植跋云：“长江集通行十卷，此独七卷，自非唐本之旧，然以明仿宋本相校，异同夥多，而此本与彼所注一作△字，合者十得八九，然则此为长江集别本，宋世固两刻并行也。此天一阁书，得诸沪上。宣统十年正月，寐叟检书记。”

钤印有“曾植”、“海日楼”；“寿祺”、“寿祺经眼”。

明末抄本张𧈧诗集

《张𧈧诗集》一卷，唐张𧈧撰。明末抄本。清叶奕跋。半页十行十八字，无格。一册。无序跋。

𧈧，前蜀清河人，字象文，唐乾宁二年进士，调栎阳尉，迁犀浦令。仕蜀王建为膳部员外郎，后为金堂令。𧈧生而秀颖，幼能为诗，登单于台，有“白日地中出，黄河天上来”句，由是知名。咸通时与张乔、许棠、喻坦之、剧燕、任涛、吴宰、周繇、郑谷、李栖远、温宪、李昌符称十哲。

是书传世不多，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及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清黄丕烈尝见有宋刻十行十八字本，当为唐人小集之书棚本，黄氏并藏一旧抄本。此本或为据宋本所抄。𧈧诗曾收入《唐百家诗》、《唐诗百名家集》以及《唐人五十家小集》中，清代似未有单刻之本。此本收诗八十一首，与《唐百家诗》本同。

此抄本乃叶奕舅氏所抄。叶奕跋云：“崇祯四年辛未十月，舅氏伯仁从柳大中钞本为余印写，校时改正十字。十三日夜，叶奕记于南坛之书室。”奕，字林宗，名与树廉相上下，居洞庭山中，性好学，于书搜访甚力，每见秘本，必假归躬自缮写，篝灯命笔，夜分不休。《读书敏求记》载其一得秘册，即与钱遵王互相传录，虽昏夜，必扣门，两家童子辄闻声知之。

北京大学图书馆有《张象文诗集》三卷，为清抄本，收诗或多于此本。

铃印有“林宗”、“义门小史”、“白洪屠钟”、“官義文章”、“树莲居士”、“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记”。

明柳金手抄本禅月集

《禅月集》二十五卷，唐释贯休撰。明柳金手抄本。半页十

行二十字，黑格，左右双边，书口刻有“丛书堂”三字。二册。题“浙江东道婺州兰溪县和安寺西岳赐紫蜀国禅月太师贯休述”。前有吴融序、县域后序及周伯奋跋。

贯休，字德隐，一字德远，姓姜氏，兰溪人。幼而颖悟，七岁出家，苦节峻行。据载其十岁发心念经，每于精修之暇，更相倡和。渐至十五六岁，诗名益著，远近皆闻。其诗以悲愤苍凉之思写清新俊逸之辞。二十岁受具足戒，善画罗汉，工篆体草书，为吴越王钱镠所重。后入蜀，王建礼遇之，号为禅月大师，亦称得和尚。

是集卷一为乐府古题杂言三十首；卷二至六为古风杂言，计一百三十二首，古意九首、行路难四首；卷七至十八为五言律诗，计三百六十一首；卷十九至二十五为七言律诗，一百二十五首，七言绝句五十一首。共计七百十二首。

贯休之集宋代有嘉熙四年释可灿婺州刻本，其行款为十三行二十字，今宋本已佚，北京图书馆有明末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上海图书馆又有清初影宋抄本。此柳金手抄本后序末有“时嘉熙四年五月十五日婺州兰溪县兜率禅寺住持赐紫禅悟大师可灿重刊”二行，可证为金据宋本传抄。

柳金，字大中，号安愚，又号味茶居士，生当武宗之世，隐居不仕，吴之隐居子也。尝以宋槧手抄改正《水经》错简，考核甚精，又尝摹写唐人诗数十种。是书末有大中题识，“时正德九年六月十三日吴中布衣柳金大中录毕于桐泾别墅之简静斋中，复值病起，聊以诗纪岁月云：‘病愈入城懒，斯文败笔书，山林图自在，风雨欲何如。白满秧田水，青翻柳浪鱼，不知尘不到，岑寂是安居。’”大中抄本传世不多，检《皕宋楼藏书志》“乐府古题要解”及《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录异记”，俱有大中题识并诗。

此书用纸书口刻“丛书堂”三字，按“丛书堂”为明吴宽堂

名。宽，长洲人，号匏庵，字原博，卒于弘治十七年（1504），则大中所用“丛书堂”纸当非宽家所制。

贯休集明代仅有毛氏汲古阁刻《唐三高僧诗》本，清同光间又刻入《金华丛书》中。又清孙星衍《平津馆鉴藏书画记》著录旧抄本一帙，云“末有正德九年吴中布衣柳金大中手抄题识并诗一首”，“此本乃柳金从可灿本影写”，“收藏有叶氏菴竹堂藏书朱文园印”。疑柳氏当时手抄或有二本，然孙藏本今已不存。

钤印有清初钱谦益“箴后人谦益读书记”及近人于右任“右任”印。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图书馆特藏部

藏园题记一则

北京图书馆藏有清光绪八年（1882）莫祥芝刻本《乖崖集》，在莫祥芝跋后，有藏园主人题记一则，为《藏园群书题记》（1989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所未收，谨录于后，以补其缺（标点为笔者所加）。

杨馥堂老友自吴门寄旧写本《乖崖集》，为汪闳原、潘茱坡所藏。就此刻对勘，改定字句，颇有可取。惟缺龚梦龙序，《寄刘郎中》诗，《庭竹》、《爱日莲》二诗互误，《益州修公署记》属入下篇文百许字，与莫跋所称明钞本同，当即从此本出也。逸事中溢出“龙猛”一则，末有缺文，据《言行录》补之。乙丑四月初九日，藏园主人沅叔记。

乙丑乃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此题记对校勘《乖崖集》有一定帮助。

• 张其凡 •